张富清老人近照。 穆可双摄

永远的军姿

■徐 剑

稍息，立正！

张富清，抬头、挺胸、收腹，五指并拢，中指紧贴裤缝，眼睛平视前方，向前，这是你到中国人民解放军359旅718团2营6连的第一个军姿。记住了，永远要冲在最前面！

那是1948年的四月天，现已95岁的张富清仍清晰地记得。那时，陕北塬上的野花遇春初绽，连长李文才英姿勃发地走了过来，立在他面前，像一座塔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张富清“啪”地行了一个军礼，“连长好！”

我们是战友，也是同志……从那一刻开始，“同志”这个崭新的称呼融入了张富清的思想，改变了他的命运，改写了他的一生。

张富清年轻时的军装照。 张富清家人提供

张富清心疼啊，每一次被表彰、嘉奖，他都会想，和牺牲的战友相比，自己有什么资格张扬呢

中秋节过后，塬上的风带有几丝萧瑟的秋意。

傍晚，张富清倚在村头石碾旁打盹，他实在是太困了。一场战斗刚打完，他疲惫至极。修整间隙，身子刚倚上石碾，他就睡着了。刚结束的澄城、邰阳之战，太惨烈了，张富清的6连战友大半壮烈牺牲。耳边有响动，睁开惺忪睡眼，一看周围好多陌生面孔，都是新补上来的战士。

连长李文才大声喊道：“四班长！”

“到！”张富清一跃而起，应道：“连长，什么任务？”

“今晚进攻永丰城，你们担任第一突击队。”李文才指着两位国字脸、身材魁梧的战士说，“他们俩归你指挥，你们组成三人突击组，你任组长，趁着夜色摸进永丰城，炸掉敌人的碉堡”。

“是！连长。坚决听党的话，保证完成任务！”张富清朗声答道。

“还有，给我活着回来！”

暮霭四合，玉米地里传来蟋蟀聒噪的鸣叫，长一声、短一声，对即将降临的血雨腥风浑然不觉。天彻底黑了，夜色是最好的掩护。突击组每人背两个炸药包，胸前插满手榴弹。张富清一挥手，出发！

三名勇士匍匐向前，跨过壕沟，顺利抵达城墙处事先侦察好的敌人视觉盲区，搭人梯爬上了城墙。

时间一分一秒逼近约定的时间，突击组三人分头从四米多高的城墙一跃而下。张富清落地时，几个敌人围了过来，他端起冲锋枪迅速扫射，将敌人打倒。激战中，他突然感到头皮像被大锤猛地砸了一下，一阵眩晕。顾不上细想，张富清一点点迂回靠近敌人的碉堡和防线，穿过铁丝网，穿过路障，目标就在正前方。张富清耐着性子，向前、向前，终于抵达碉堡。他在黑暗中找到一个绝佳的爆破位置，用刺刀挖了个土坑，先将8枚手榴弹放进去，然后把炸药包覆在其上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张富清旋开手榴弹的盖子，扯住事先拴在引线上的一根长布条，瞄准时机，看好地形，顺势往山坡下一滚，撤退的同时拉响了手榴弹。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第一个碉堡被炸毁了。

第一个碉堡被炸，永丰城立即乱成一片。此刻，张富清正担心另外两位战友。按照约定，他们会同时起爆，但是此时，他并没有听到其他爆炸声。他像一匹孤狼，隐蔽在草丛中伺机行动。现在的任务是去解决第二个碉堡，刚才的爆炸吸引了更多的敌人火力。敌人意识到危险，却不敢贸然走出碉堡，只能从碉堡的射击孔向外漫无目的地疯狂扫射。张富清沉着冷静，他仔细观察夜色中子弹的飞行弧线，选定了一条安全的匍匐路线，悄悄地接近目标。子弹在耳边呼啸而过，此时，张富清心中只剩下他对连长的承诺：“坚决听党的话，保证完成任务！”张富清安全潜行到第二个碉堡前，如法炮制。“轰隆”一声过后，第二个碉堡又被他炸毁了。

拂晓时分，总攻开始。大部队冲上来，二营六连攻上来，七连、八连也上来了。突击队炸毁碉堡，为总攻辟出一条血路，永丰城头插上了鲜艳的红旗。枪声渐渐地平息，战场一片狼藉。张富清在人群中焦急地寻找熟悉的面孔，但是一个也没有！

“连长呢？那个拍着自己的肩膀让他活着回来的连长呢？那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，是第一个称自己‘同志’的人！”“突击队的战友呢？我听到了引爆的炸弹声。我们的任务完成了，你们在哪里？”

张富清焦急地寻找着，可是他失望了，没有一张是他熟悉的脸孔。情急之下，他又陷入了昏迷。后来，团政治处的人告诉张富清：“那天晚上，为了攻下永丰城，团里一夜伤亡了8个连长。连长牺牲了由副连长代，副连长牺牲了由一排长代，一排长牺牲了由二排长代……”永丰城，成为张富清心底永远的痛。

不久后，张富清跟随大部队挺进新疆，一路解放宁夏、甘肃，与西北马步芳、马鸿逵的军队决一死战。此时的张富清已经是二营六连的副排长，他时刻牢记连长李文才说过的话，“一定要保持人民解放军的军姿，听党的话”。张富清所在的359旅在兰州城作为战略候补的突击队，打开了纵深的突击面，为后续的进攻开辟了道路。这期间，又有许多战友倒在炮火硝烟中。

1949年10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！那时，张富清和他的359旅战友，正跋涉在去往新疆的路上，穿越戈壁沙海，翻越雪山峻岭，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。南疆的匪患平息之后，已经是1953年的春天。

战功赫赫的张富清被一次又一次嘉奖、表彰为“人民功臣”“战斗英雄”，记“军一等功”“师一等功”“团一等功”……无论是军功章，还是奖状和证书，他认为那不属于他自己的。沉甸甸的军功章和烫金的证书本该属于那些曾经与他并肩浴血奋战，却倒在战场上的战友们，而他只是比战友们幸运，在枪林弹雨中活了下来。张富清心疼啊，每一次被表彰、嘉奖，他都会想，和牺牲的战友相比，自己有什么资格张扬呢？

转业到地方后，他取出部队发的皮箱，把昔日的烽火岁月和赫赫战功一并封存。皮箱拎在手中似有千斤重，张富清将箱子郑重地放在家中最高的一个位置。他站在那里，以最标准的军姿向自己的战斗岁月献上一个军礼，而后将记忆尘封，用一把锁头将那段血与火之歌锁了起来。

这一锁就是六十多年。

张富清因工作调整离开的那天早上，十里八乡的乡亲们翻山越岭赶来送他

张富清回了一次老家，这是他自1945年离开后第一次回来。那一年，二哥作为家里唯一的壮劳力，被国民党抓走当了壮丁。张富清用自己换回了二哥，后来成了国民党部队的挑夫、伙夫、马夫。当他在瓦子街战役中被“解放”后，没有选择领银元回家，而是主动要求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最终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。9年过去了，小脚母亲康健，二哥已经娶妻生子，30岁的张富清却还没有成家。家乡一个叫孙玉兰的妇女主任仰慕英雄，在媒婆的言说之下，愿与张富清共结秦晋之好。

那时的张富清已经做出选择，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。那一年，他和妻子坐船逆水而上，前往湖北恩施来凤县。张富清被分配到城关镇担任粮管所所长。来凤是生产贡米之地，这里出产的大米品质特别好。粮管所负责向城里人供米，要用水磨碾米，生产的过程中米就会分细米、粗米和糙米。一天，一个干部来买米，找到张富清，说要买细米。张富清说，大家买的都是糙米。那干部说，细米好吃，口感好。张富清一听，心里动了一下。他把目光投向窗外，排队买粮的群众用口袋装着糙米，他觉得自己可以为百姓做点实事。年底，他买回两台打米机，让县城居民吃上了精米。

1959年，35岁的张富清在恩施地委党校学习两年后，被派往三胡区担任副区长。他二话不说，带着妻子和孩子们就上任去了。这个时候，张富清突然接到一封从老家陕西洋县发来的电报：母病，盼归。但山高路遥，这里与老家远隔千里，交通不便，来回往返需要一个月的时间。当时，区里办了一个财贸系统的培训班，他负责，实在走不开。思忖良久，张富清决定留下来，他东拼西凑借了200块钱寄回老家，附上一封长信，劝慰母亲安心治病，并一再保证等忙完这一阵子就回家看望她老人家。过了没多久，老家的电报又来了，告诉他：母亲走了。那一晚，张富清向着家乡的方向长跪不起。他内疚啊，生他、养他、教他的小脚母亲走了，作为儿子，不但没有床前尽孝，就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。张富清嚎啕大哭，向着老家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张富清的生活工作也受到影响。一家人从三胡区委大院搬出来，挤在一个四面漏风、摇摇欲坠的小木房里，旁边是个铁匠铺。张富清被扣发工资，只有基本的生活费，一个月只有23斤半的粮食供应。

不久，张富清再一次被下放，这次是一个更加偏远的小村庄。他白天做苦工，夜里就睡在牛圈上方，木板上垫一层薄薄的稻草，与跳蚤、臭虫、蚊子睡在一起。一次，妻子孙玉兰让儿子去给他送衣服。儿子走了一天，终于到了父亲下放的地方。天黑了，儿子只能住在那里等第二天再回家。回到家里，儿子边哭边将父亲的境遇告诉妈妈，孙玉兰心疼得直掉眼泪。儿子一边抽泣一边转述张富清对家人的叮嘱：日子不会一直这样的，一定会好起来的，要相信党，相信国家。

1975年，51岁的张富清恢复工作，调往酉水上游古镇卯洞公社任副主任。年过半百的张富清以时不我待、只争朝夕的劲头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。他带领乡亲们修路、开荒植树、办畜牧场，他要把丢失的十年找回来。以前卯洞公社的高洞管理区（现高洞村）没有公路，只有一条修了近十年却未曾修好的路基，那是高洞通往外界的唯一道路。张富清带领施工队伍沿着酉水的支流，步行来到了指挥部，和民工一起吃住在悬崖峭壁之上，同吃同住同劳动。修路中遇到很多难题，张富清与大家一起抡大锤、打炮眼、开山放炮，和大家一起手挖肩抬。两年多的时间，他既当指挥员，又当战斗员，使高洞终于通了公路。四年后，张富清因工作调整离开的那天早上，十里八乡的乡亲们翻山越岭赶来送他，这是人民群众给予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最高礼遇。

1979年，张富清被调回到来凤县城，先后担任县外贸局副局长、建设银行来凤支行主持工作的副行长，直到光荣离休。

年逾耄耋的张富清心里有一个信念：我要站起来，我不能倒下

2018年12月，来凤县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采集退役军人信息。

这天，张富清的小儿子张健全回家对父亲说，县里正在对退伍军人开展登记。张富清听后，沉默半天，问：“一定要采集吗？”

“当然，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退伍军人的关怀。”

“那好吧，就按党的指示办。”张富清说，“柜子上面有一个棕色的皮箱，你把它拿下来”。

当天下午，张健全带着父亲的皮箱来到来凤县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。皮箱里是3枚奖章、1份西北野战军报功书、1本立功证书。立功证书上，一行钢笔字写着：“张富清在解放战争中舍生忘死，荣获西北野战军军一等功一次，师一等功、二等功各一次，团一等功一次，两次荣获‘战斗英雄’称号。”报功书这样写道：“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，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二营六连，任副排长。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，荣获特等功，实为贵府之光、我军之荣。特此驰报鸿禧。”负责信息录入的工作人员聂海波被其中一枚“人民功臣”奖章震惊了，他深知这枚奖章的分量。聂海波没有想到，在偏僻的来凤县城会有一位为共和国打江山，立下汗马功劳的人民功臣，却甘愿平凡，沉默了六十多年，真的是一个传奇英雄。

英雄也是凡人，也要承受人世间种种艰辛。

每天清晨，孙玉兰给张富清和大女儿每人煮一碗清水面，大女儿给父母各泡一碗油茶汤。早饭过后，三人一起下楼，穿过马路，父亲居中，手扶四轮支撑架，母亲居左，手挽丈夫，大女儿在右，紧倚父亲。衰老的身影，蹒跚而行，去距离家不到500米的超市闲逛，采买一天三口人的蔬菜、水果和副食品。这样的日子，已经循环往复了许多年。

张富清的大女儿叫张建珍，从小是个乖巧的孩子。这是张富清和孙玉兰的第一个女儿，他们把她视为掌上明珠，呵护备至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建珍上小学三年级那年，突发高烧，烧到42摄氏度。当时，张富清正在外出检查商贸、粮油的路上，家里只有孙玉兰一个人。两天后，张富清回到家，女儿已经错过最佳治疗期，命保住了，但留下了永远的后遗症。聪慧可爱的女儿变得痴痴傻傻，经常犯病，癔症一发作就瘫倒在地，口吐白沫，牙齿紧闭，须赶紧用一根筷子撬开牙齿，令其咬住，不伤舌头。身为父亲的张富清面对病床之上的女儿，愧疚的泪水汩汩而下。后来，张富清想尽一切办法，替女儿求医问药，皆以失望告终。妻子孙玉兰安慰他，认命吧！只要咱俩不死，咱就养着她。

那是2012年夏天，张富清的左腿脓肿发炎，疼痛难挨，流出黄黄的脓液，人也开始发烧。儿子张建国、张健全立即将老人送到医院就诊。经长期观察病情，专家会诊给出的治疗意见是截肢。孩子们商议之后，告诉父亲：“不截肢会有生命危险，截肢就还会有生存的机会。”

“我同意截肢。”张富清没有一丝犹豫。

手术后第七天，伤口还没有愈合，张富清便下地，用独腿练习行走。不久接驳义肢，他住进义肢厂里。石膏打模取样，义肢做好了，在护士和家人们的帮助下，张富清套上义肢站起来。新长出的嫩肉在接驳腔里摩擦，剧烈的疼痛袭来，汗水瞬间湿透了张富清的衣衫。他以超出常人的意志坚持着、忍耐着。年逾耄耋的张富清心里有一个信念：我要站起来，我不能倒下！

在武汉住了两个多月院，劫后余生的张富清回家了。回到家后的第二天，张富清就开始锻炼站起来。每天清晨，他戴上10多斤的义肢练习行走。新生的嫩肉一次次被磨破，血水透过裤子渗出来。跌倒了，爬起来；再跌倒，再爬起来。头撞在卧室的墙上，血溅墙角，包扎一下，张富清接着走。义肢太硬，硌得新长的嫩肉伤痕暴裂，流血，结痂，再流血，他用手一摸，痛到钻心。到了第八个月，张富清终于可以正常行走了。他站起来的第一天，就像以前一样进厨房忙活开了，给老妻和女儿做了一碗他最擅长的刀削面，将厨房灶台擦拭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在妻子和孩子们心中，张富清永远是座屹立不倒的大山。

张富清的故事在华夏大地广泛传扬，消息传到他的老部队新疆军区某红军团，部队很快就与来凤县武装部取得联系。

今年3月，来凤县武装部为张富清准备了一套老军装。看着熟悉的“解放黄”，老人难掩激动心情。他换上老军装，戴上军帽，从容熟练地整理军容。一会，老部队的年轻军人来看望他，向他敬礼。一条独腿支撑的张富清站起来，“唰”地回敬了一个军礼。这是一名老兵饱含深情、凝聚无数荣光的军礼，也是一名党员展示给时代的英姿——永远挺立的军姿。

版式设计：王翰霆

张富清与老伴孙玉兰在超市买菜。 朱 勇摄

人物纪实

长征

第4566期

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.80元 零售 每份0.80元 昨日(北京版)开印4时00分 印完5时20分